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三十回 秀士家風誠古樸 龍陽嫵媚忒新奇

調倚《西江月》詞曰：方歎孔門氣象，忽聞盜窟龍陽。居然脂粉學閨房，別有春情鼓蕩。誰個拓開幻境，敢同鳥道馳張。也都眇師逞猖狂，女色而今絕響。

話說瑤華方才睡下，忽叫了一聲啊喲，眾人急進房中看問，瑤華亦即坐起，對眾人道：「我師有三個神針在身，方才臂上這一針浮動，想是催促起身前進之意。我們明日即打算起身，你們且安歇了罷。」眾人才退。

一到次晨，寫信與梅影，即打發三對夫妻回莊。正在料理得發暈，忽聽見庵門前嚷成一片，不知什麼情事，差人出去看了，回來說道：「就是止岩的兄弟，因他妻子陸氏與人通姦，將姦夫、奸婦都殺了，提著兩顆人頭，到城裡來報官。先來尋他阿姐，回去替他管家。不想姦夫有個兒子，打聽得他父親與陸氏有奸，是潘秀才的阿姐得了銅錢，私下撮合的，如今被潘秀才雙雙的在窩裡拿住殺了，他兒子氣苦不過，悄悄地跟著。潘秀才來城，在這庵前尋見了阿姐，正要那裡托付他家事，那姦夫之子，猝然在人叢裡跳出，把止岩殺了七八刀，立刻氣絕了。現在要候縣官來相驗。方才喊嚷之時，正是殺止岩的時候。」

瑤華聽了，心中已自明白，因思凡人做了作孽的事，上天再無不報應的。我同止岩皆是上天罰為報應之人。不勝感歎。續又打發阿巧，意欲只帶阿新、三姐兩個同行。阿巧只是啼哭不肯，三姐又為說情，只得勉強允許帶著。

當下僱定船隻，在揚子江分路。到了那日，發下行李，與庵內眾尼敘別，又送了房金、香金，一概從厚。只把個阿小哭得死去活來。瑤華心上好生不忍，只得另外與她些銀兩，許她拜在名下做乾女兒，阿小才安穩了。遂即下船而去。到得船中，將蘇州所置的一切衣服首飾，概行收起，仍舊穿上■衣■褲，並拴上鐵條。途次對三對夫妻道：「你們回莊去奉承梅影，如我一樣，切不可生二心。倘若露出破綻，被王爺、粉侯知道，在梅影不打緊，就阻了我的行蹤。要緊，要緊。」眾人都各依從。

不數日已到揚子江邊，將要分開，把白於玉等三個哭得昏暈倒在船倉裡，瑤華也難忍，再四勸慰方止。江允長等三個，也自哽咽不止。到得中流，大家分路，茫茫煙水，一望無極，瑤華不覺又傷感起來，那阿巧、阿新、三姐又來勸止。

風帆順利，頃刻已到揚州，遂令阿新上岸，揀僻靜處賃下一個寓所，然後發上行李住下。又令打聽前途光景，再定水旱兩路從那一路走。阿新打聽了兩三日，前途未有兇險的信息。瑤華遂放了心，拿定了起早，遂對阿新等道：「我們四個人，照這樣高髻雲環的打扮，恐途中惹事，不如都妝扮做公差樣子，弓箭、彈弓都隨身帶著。若僱驢馬，恐怕合不上。萬一中途梗阻，驢夫豈肯等候。莫若竟買了四匹驢子，好好的喂養精神，遇有事故，也可得其腳力。」阿新道：「甚好。」遂令阿新買辦布匹、靴帽，並托驢行代找好驢子。

不數日俱已辦齊，瑤華每日在寓，點撥三姐拳棒，阿巧喜歡學彈弓，亦為教導。在寓耽擱了月餘，打聽前途寧靜，擇日起程，竟打扮做公差，夾著弓箭，揀上行李，遂各啟行。不過三四月，就到淮安，卻不見有甚事故，探問路人說：「大盜真珠泉為倭寇暗約其到京口接應，故此全伙都在江中。」瑤華得免此難。再過五六日，就到黃家營子，隔著黃河，望前一看，風沙滿目，不由你不悽慘上來。當晚歇宿。瑤華因真珠泉全伙竄入海中，未得立此功行，甚覺納悶。阿新從旁略知其意，遂道：「立功立行，都要隨遇而成。若有意強為，必致所功為罪。公主何必深為焦慮？」瑤華聽了，道：「我非為此，我初意欲反身到海上，收拾那廝，又聞與倭寇連結。我想那廝始終是個草寇，容易撲滅若倭寇他傾國而來，又加那廝作為嚮導，如虎添翼，其勢可知，豈我們這幾個可以抵擋的。」阿新道：「國家氣運使然，原可不必計論。」當夜無話。次晨啟行，往山東進發。且按過一邊。單說這三對夫妻，船行至浦口就登陸路。江允長等三個男子，各僱驢子，白於玉三個女人共坐了一乘驢轎，直僱到莊上。在路曉行夜宿，不過十餘日，已抵王莊。長史、令史們同各佃戶等，都道師父回來了。及問，只有他們六人回來。其時福王領同趙三姑也來莊上，會這些詩友。遂進見了福王，各各請安畢。福王問：「無礙子都回來了麼？」江允長等回稱：「師父同梅影到峨嵋山去遊玩了。」福王道：「她們的遊興實在真好。」又到寢宮見了梅影，呈上書子，梅影看了，不免墜淚。眾人問起，仍以住峨嵋山回答。梅影令白於玉等仍管職事。黃家的知趙三姑住在藝圃大樓下，又同白於玉等過去見了。各各問了無礙子同梅影的情由，又見花園內的周文鸞、周彩鸞及李御史之女李揚清，並尚有不認識的詩客，都在花園內住得滿滿的。三個小廝辦理莊務，個個都能幹了，惟梅影除在福王那邊早晚定省之外，只陪伴這幾個詩客，飲宴做詩頑耍，家中事略不顧問，俱委三個小廝們夫妻管理。其時正秋收之時，佃戶完租，長史、令史及管事等收倉，又出糶米石收銀入庫。每日一家人忙個不了，也還同無礙子在莊時相仿。到得晚間，就看出來了，福王年紀雖有了些，而淫興不減，但非房中術幫襯，則不能舉。故此莊上另設合藥局，日日以此事為最要。而且亂及女客，至小廝們亦皆效尤，彼此相換妻妾。隻身宮女亦皆各處趕騷。在莊之人，俱在渾水慣了，倒不覺得。白於玉等初然到家，耳聞目睹，甚為詫異。這三對夫妻私下說道：「看這莊上氣象，甚屬不佳。師父又不能回來，無人清理其事，這便怎麼了？」白於玉道：「還是對那個講講才好。」黃金釧道：「我方才聽周青鸞說，他如今房中藏著個人，只知取樂，連駙馬有三個多月不召進宮了。恐怕說之無益，只好由她們去。」其時收割完竣，即值過年了。福王要進京朝賀，年底就帶了趙三姑，往汴梁安頓，即便進京。豈知這年自冬至春，兩雪全無，雜糧麥子不能入土，糧價高貴，外邊漸有不靖之勢。三個小廝商量，稟知福王，開倉平糶。幸而有此一著，近處尚不哄亂。而河南西北一帶，及山陝地方，流賊相聚，動輒數萬。這年過了三伏，還是赤地千里，人民乏食，四方響應。蕉葉記起無礙子之言，招集近處村落居民，給發口糧，收集保莊，賴以無恙。柳枝也記起無礙子所囑，暗暗裝塑佛像龕子，藏在藝圃大樓上，以備不虞。後得秋霖沾足，民心稍安，而流賊之勢日熾，所幸還不到河南這邊來，不然莊也難保。不在話下。

再提瑤華進得山東界口，走那苦八站，滿目荒涼。人煙冷落，問起土人，知為年景欠收。幸爾途中尚屬寧靜，一路打聽，所設當舖，在濟寧府城中，卻是拗路。意欲不由濟寧，直上大路而行，然盤費又在不少，與阿新商量，阿新道：「公主可將號票付我前去支取，大眾都在鄒縣城中等我，我從僻道趕來便了。」瑤華依言，遂檢出號票，交付阿新，就分路去了。瑤華等三人，趕到鄒縣，就在城中賃了一所寓所住下，等了三日，阿新才到，遂一同起身。行抵兗州，忽遇秋雨，時行途中，水深一二尺，泥濘難行，不能趕上站頭，見有一所莊子，只得前去借宿。莊上走出一個秀才來，問知來歷，即請入堂中。瑤華等渾身濕透，只得解除靴帽，改換女妝。那秀才見了都是女娘，即時告退，從內堂扶出一位老婆婆來陪話。瑤華已粗為安頓，即令阿新喂養牲口，又著阿巧、三姐烘焙濕衣，自與這老婆婆閒話。那老婆婆道：「請問要往何處去，為何都改妝行走？」瑤華道：「為投奔親戚，聞得途中不靖，婦女難行，故爾遮人耳目。」又問那老婆婆道：「貴莊尊姓，這位秀才官人，是老婆婆何人？」那老婆婆答道：「寒舍姓孔，是嫡派聖裔，那一個就是小兒，名叫家驥。本有五經博士可襲，他不肯苟且襲職，仍舊應試，已經入泮了。因連年莊稼不收，家中不能養活工人，故止母子兩人，相為依活。」瑤華道：「令郎乃有志之士，但年紀不小了，因何尚不娶室？」那老婆婆道：「他已聘定下了，只等歲豐，就要完娶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那秀才自為搬饌出來，請瑤華用膳，又請他母親坐陪，自家站著伺候。瑤華見了，甚不過意，忙向那老婆婆道：「我們來莊吵擾，已屬不當，今又動勞秀才官人操作，實在不安。我們現在多人，皆會烹庖，婆婆務必吩咐秀才官人自便。蒙賜飲食，可即說知下人，待他們料理。」婆婆道：「老婦龍鍾，不能具膳，小兒盡莊人之誼，應當承值，何勞之有。」瑤華站起身來道：「若如此，我們不敢打攪了，秀才官人千萬請便。」遂喚三姐道：「你到廚房去，代秀才料理。」那婆婆只得依允，令家驥進去主分與他，瑤華才坐下飲食。

那婆婆問瑤華道：「你的令親在那裡，幾時就可到了？」瑤華道：「還在四川，路正遠哩。」忽見家驥已在旁邊聽說，遂道：「此去四川，路上甚是難行，遍地皆是流賊，如何去得？」瑤華道：「也說不得。」那老婆婆問家驥道：「還有別路可通麼？」家

騏道：「若走長沙也可通達，但長沙一帶，也有僑僮作亂，道路梗塞，女娘們更難過往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如此為之奈何？」又問家騏道：「我家那個姓高的奴才，在那方作祟？」家騏道：「聞得他在陝西。」又問道：「四川去，可要那裡走的？」家騏道：「是必由之路。」那婆婆對瑤華道：「若到陝西那裡，我倒有個護身符，送與娘子，可以避上險惡。」瑤華道：「婆婆這裡，如何倒存有此輩的東西？」那婆婆道：「有個緣故。老婦母家聞姓，世居長安，歷祖皆為顯宦，家奴有二千餘人。這高家奴才，名叫迎祥，自幼先君豢養，長成匹配婢女，偶因路見不平，殺死人命，外竄江湖。那年也曾近焚燒擄掠，獨不敢犯孔家。且知我嫁在這裡，戒飭手下賊人，為之防護。我惡其匪為，傳喚來家面為呵叱：你若知感我家的恩養，快快改邪歸正。若恐禍及，速速率領丑類，離我眼前，你若不依我吩咐，我就先死，即欲抽刀自刎，這奴才慌了，連說：太姑休如此，奴才即刻就去。但如今已成騎虎之勢，不能遵命改邪歸正。將到別處，另圖事業。恐有人來冒犯，留下護身符十餘張。我接來捧在地下，他也不顧，從此就去了。所以有這個存留在此。我們安居在家，諒這些匪類也不敢輕犯，要這個東西何用？正好送與娘子，存在身旁，或者有用，亦未可知。」遂令家騏檢出，送與瑤華收存。瑤華接來一看，是賊發的文檄，都有偽職官銜、姓名在上，遂即面謝收了。飯畢，已見使女們在空房內鋪設床鋪，家騏就扶那婆婆起身，又向瑤華道了不安，遂進內堂去了。不一會書聲響亮。瑤華見母子舉動有禮，不愧孔門，心中十分敬重。因想，途中資用富足，何妨分送與他，早為完娶，可以伏侍老親，以免隻身兼顧，主意定了。次晨起身，見在晴窗，起緊梳洗，甫畢，那老婆婆拄著拐兒，同家騏已到堂中，桌上早膳已具，遂即坐下。膳畢，令阿新於馱於上解下銀袱，檢出三百金，留於榻上。仍俱改了男妝，裝好馱子，拉著驢子，再三申謝。那婆婆送到大門口，瑤華道：「盛承婆婆雅意，無可報答，榻上存有些微之敬，聊送與令郎，作婚娶之需，以免母子劬勞。」說罷，跨驢馳去。母子回到空房中，見榻上留三大包銀兩，意欲送還，苦不能趕上，只得收下，打算婚娶。母子兩個，深為感念。不題。

再說瑤華等一起人，趕程而進，非止一月，將近泰安，擇有大店，正在卸馱子，瑤華獨自往門首閒看，只見北首也來了兩個客人，直進店來。遂跟著進店，細辨那年輕的這個，不像似男子，一眼注定的看著。忽見那年輕的回過頭來，也看瑤華，便一舉手道：「尊客從那裡來？」瑤華聽他聲口相同，又近前仔細一看，忽然詫異道：「你莫非龐雅宜麼？」那年輕者趕上前來，將瑤華氈笠一掀，又上下一看，伏地拜倒曰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公主。」瑤華連忙扶起，道：「果是吾妹，那個是誰？」阿真道：「就是老父。」忙以手招呼道：「公主在此，可來叩見。」那龐希德趨上欲叩，瑤華忙令阿真阻住，道：「且請便，尚有隱衷，當說與令愛知之。」希德只得告退。瑤華遂將阿真拉入房中坐定，即令阿新整治晚膳，以佐夜談。又問阿真道：「因何耽擱許久，才得南回？」阿真道：「那年護鏢至西省又從西省攬了一鏢到京師，利息頗好。本擬即欲回家，又有家鄉一人，帶有財帛，不能運回，他知我父女回籍，再四央托同行。我父親不能拒絕，只得搭著同行。不意行至德州過來，遇著巨盜真珠泉的伙盜，突出行劫而去，並將家鄉之人擄入賊營，旋將首級懸掛樹梢，復又發騎，追拿我父女。幸而我父女彈弓利害，不曾著手。在路聞知其盜手下能事者甚眾，保無別有他虞。今得遇公主，可壯愚父女之膽矣。」瑤華道：「我聞真珠泉同伙，皆在淮安，因結連寇，盡下海去了。故我安然而來，怎麼這裡又有此人？」阿真道：「婢子聞得他神通甚大，到處連結倭寇、流賊，皆其黨羽。」瑤華道：「他究竟是何等樣人，你可曉得他的底裡麼？」阿真道：「先還不知，今早上在打尖的飯鋪內，有一人倒他的架子，想是他手下不得意的人。」瑤華道：「他怎麼說？」阿真道：「他說這真珠泉，本是個鹽商之子，頗有家業，因不務正，日以嫖賭為事，把家私敗完，流入匪類。他足智多謀，所以這些匪類推他為長，都肯從他，故能坐地分贓。他手下人材甚眾，凡有材藝者，不惜重價而羅致之。其居常行為甚為陰刻，且擁有巨資，施其賄賂。近日又得一異人，乃是徐鴻儒之門徒，能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，邪術高強。那真珠泉得了此人，可以施展其陰謀詭計，所以近日各處，都有真珠泉的名號，皆其化身也。遠近賊匪無不被其籠絡。今在德州要路上，設一莊子，與京師相近，易得朝中舉動，好通知水旱兩路賊寇，並可藉以擄掠行人，恣其快樂。若遇官兵收捕，勢大不能抵禦者，即多方賄賂，以寢其事。若畏葸不前者，即受其戕害，所以十餘年來，安如磐石。婢子想，此人脫口而出，必其實事，自無假借可知。」瑤華道：「幸得途中遇著你，知其底裡，否則從何打探？」阿真道：「公主大好受用，為何輕離閨閣，涉此險途？」瑤華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阿真道：「王爺、莊上都好，師父還在莊上麼？」瑤華道：「我的行徑你還未知。我師父自我四歲上，就來教導文武藝，直至如今。道我有仙籍之分，但我前生孽債甚深，必須身償，方能入道。所以令我遍遊天下，以積功行。我不得不從。且富貴叢中，但能作威福，何能消罪孽。故我特遵其旨，妄冀仙蹤。師父已上峨嵋山去了。王爺身子還好。」阿真聽了，連忙稽首，道：「公主本是神仙降凡，豈是尋常之輩，婢子得以奉巾進，是必前生也有緣分。老父欲令婢子再尋匹配，今得途遇以主，此念頓消矣。惟請公主收錄驅使，是婢子生平之願，不願還鄉也。」瑤華道：「此意尚須三思，勿誤了你的前程。」阿真道：「公主，你把龐阿真看得太低了。婢子立心一定，至死靡他。」瑤華道：「你父親尚在，不可如此決裂，有虧孝思。」阿真道：「老父一身，頗不足慮，渠已另立有嗣。婢子雖係親生之女，即侍奉終身，亦不能接續宗嗣。隨公主得附仙籍，報親之日正長也，何必拘拘於淺近哉？公主或有疑慮，婢子當引老父於公主之前，釋明此義，以伸婢子之懷。」瑤華道：「且慢，我如今先欲殲除真珠泉，方能前進。你既有心，我豈無意，現在我手下本無多人，正欲仗父女之力，倘能滅此巨孽，為地方除害，你我功行皆非淺鮮。」阿真道：「婢子父女，但能用力，尚有驅使，雖死不辭。但如何佈置，全賴公主妙策。」瑤華道：「我這裡也帶有三四人，武藝雖不如你父女，而別項差遣卻還可以。你可與她們相見，待我想個法兒，除此大害，以便前進。」阿真即時罷飲而去。」

瑤華遂喚阿新至前，道：「真珠泉的行蹤，已據阿真備細說知，但究竟要探他穴內如何光景，才能用計。你就今晚飛騰入其營寨，探聽的實，俟你回來定見。」阿新應諾而去。不一會阿真仍來陪話，道：「怎麼，公主此來，哥兒、姐兒都不同行？」瑤華道：「子女們都留在家，保護莊子。啟程來時，也帶了三房僕婦同行，因路險惡，但不能分憂，反要保護他們。故渡江時，先打發他們回莊了。」阿真道：「這幾位姐兒，想都是好武藝。」瑤華道：「好也未必然，而路途中亦賴其保護之力。」

正說著，忽見阿新從空飛身而下，瑤華道：「你可曾打聽明白？」阿新道：「婢子飛騰到他莊內，仔細看了形勢，又聽他們在那裡議論軍機情事，悉知其底蘊。前次公主聽三姐所言之楊靜夫，也在那裡。原來他手下有個桑二，雖是男子，與婦人無二，每日夜必要楊靜夫與他幹那後庭之事。他愛楊靜夫如同掌上之珍，我看楊靜夫也甚勉強。再聽說桑二的邪術高強，所以真珠泉尊敬他得很。若無此人，也不過尋常草寇而已。」瑤華道：「他莊上約來多少人馬？」阿新道：「人馬有限，約來不過五六百人，想必是勁旅住在他房屋四圍。聞得說，這裡遠近嘯聚之徒甚眾，他有個令牌，可以調撥。這個人馬就不知有多少了。」瑤華道：「據你這樣說來，也還容易除他。」阿新道：「必得想一條好計策，散了這些人眾，才可殲除。」瑤華低頭著實打算了一回，忽然說：「有了。」